

## ~苦~

收到一封「追殺令」，內容提到：「王兄，想必您很忙吧！幾月前曾邀您貢獻『鑑識與鑑定安全方法之研究』所學於科學期刊，不知現在進度如何，離出刊日越來越緊迫，盼能早日收到完稿研究，如期刊載。」己丑新年，前些日，接到了「通牒」，似乎心情開始堆積起小石子，整天牽腸著這檔事。

呵，那假期裡，盤算著可用的時間，支離破碎裡，終於拼湊起這篇完稿。回約前，再多看幾眼，細讀幾回，按下 email back 的當時。噗通，如同小石子掉落池水的聲響……，此時深得「倒嚙壓力的甜實」的精髓。放鬆了，總在努力後，結束坎坷、能知片刻自在的可貴。

跟著老二，走了趟承天禪寺。土城山區的佛寺，綿綿細雨緩飄在山裡。一老一少，非假日天，上山走走。對老二而言，又快開學，寒假再些天，就 over 了，老媽交代著，帶他上山吧！呼吸些自然氣，少些瑯瑯電動玩具聲，健身又養神，何樂而不為。是啊！只等著老爸願意擱下手頭的工作，願意在片刻的自在裡，拎著老二上山。其實也為了自己，在寧靜，晨鼓法音餘繞裡尋出新思維。心性起起伏伏，不就是常人嗎？多些定心養性，也就多了些非常人的功力，那不就是經常所謂的「不同」精髓之一。

走啊，爬吧！細綿雨絲中，時不時地飄滴著陣陣朦朧霧露，竟也種不同的風味。這樣景緻，或許在書文情史/詩裡，甚而藝術書畫裡，經常有此意境。彰顯清渺、虛無、飄幻，回頭真的心悠。呵！爬山，在一般人的想法，就是趁著風和日麗，晴空萬里，一望無際望向山崖、天稜。流汗，捲起衣袖、掀翻僅剩的最後防線，擦拭汗水的爽快，該是登山客的快意之一。然今兒個的「不巧」，輕風、飄雨、雲來、霧散，父子倆竟也山路迴徑，走入詩畫的閑幽雅緻。想必老二不懂老人當時的情緻，反倒適時將老人拉回現實的人間，說著：「爸爸，好累，哦，那「樓梯好翹」（山坡很陡），那裡（樹籐間）有隻蜘蛛，吃我一棒……；這裡（歇腳的石階間）有大螞蟻，吃我一腿，……；你看有隻青蛙（在不遠處的潺溪旁），嘿，看我丟你（石頭已飛向那蛙兒，還好沒中！）……。」在老人駐留裡，行徑間，老二的滴咕聲，夾雜枝棒的沿途沙沙聲，老人總斥喝著老二說著：「不可以，不可以打蜘蛛，看！這是人面的蜘蛛。」「不可以，不可以踩螞蟻，看！這是紅火螞蟻/大螞蟻！（呵，當老人也不知啥玩意時，總依著身形/顏色，回著老二的『這是什麼螞蟻』『這是大螞蟻

蟻』；『這是什麼狗』『這是一隻黑狗』；『這是什麼魚』『這是小魚』；『這是什麼鳥，為什麼嘴巴長長的』『那是長嘴鳥』；『這是什麼昆蟲？為什麼上面有斑點』『那是斑點蟲』；『這是什麼蛋』『哦，那是雞蛋、蛇蛋、鴨蛋、小蛋、大蛋、圓蛋、紅蛋、皮蛋、搗蛋……』，我家那老大對老人，一年前吧，已經看穿了，老人對老二的這招『鬼扯蛋』！不知還能撐多久？呵，呵，呵！)」嗯！理想與現實，人間裡拉拉拔拔與追追逐逐。理想崇高卻仍遙遠，然有夢才有希望。夢的想像，日麗下，彷彿置身空曠山谷野地，似乎前程「坦蕩無阻」；細雨中，有如醉立，煙紗，坐看雲起一陣陣霧雲飄忽聚散。吸上一口大自然真氣，浸潤雨水打在臉上，眼神閉合間，心靈該如甘泉，恬、靜、清、涼，雨的另類力量。沐浴在理想，夢的想像，山的自然與雨的清涼合而為一。人間！偶而地健行，山野走一遭，傾倒雜陳念頭。脫離些現實，力量該能重生，得以繼續再拉拔，現實與夢想共存之道啊！

呵，人就是人，有著來自感官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所生成之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。依著古尚書的精義，五金生水，行水生木，相木生火，生火生土，土生金，生生不息，相生相剋。五金剋木，相土剋水，剋水剋火，火剋金。自然之道，何其微玄，與著人形，交互輝印。毛髮，草木；雙目、日月；呼吸為風，揮淚成雨；骨幹為山，血脈成河。人倘祥自然天地間，該也僅是五金五行循環相生相剋裡的一丁點環扣。

生來凡間，該能體驗生與活滋味。難怪乎「苦多於樂」，「苦中作樂」的禪修哲語。苦裡能有所矜持，苦裡能有所靜觀，苦似乎才能磨出人的真本性。近日裡宗學大師，聖嚴法師的圓寂，四句的留語：「無事忙中老，空裡有哭笑，本來沒有我，生死皆可拋。」該也是苦修裡的智慧結晶。

走著走著，山路迂迴裡進了禪寺，雙手合十，誠裡朝佛。闔眼唸詞裡，祈願-「事事順利人平安，自在逍遙無是非，人間多是苦行僧，傻裡笑合及行樂。」老二在闔眼裡，溜煙地逃跳到布袋和尚的肚上，笑呵呵地穿梭其間。不經意裡，瞥見「人間紛紛幾曾閑，此時擾擾何時安，放下五欲煩惱袋，憶佛念佛觀自在。」

呵，該也是為此行的智慧點了盞燈，在苦裡有了點笑容。人間，該就是這麼一步一趨裡體會那個中味。生命的五金、五行、七情、六慾在煎熬裡才得入味吧！

~秋風/王旭正~